

WIRE

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2013年 9/10月
第43卷 第5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我的家
代表
我的权利



INSIDE THIS WIRE



封面故事

「连家里的老鼠都惶惶不安」。肯亚贫民窟居民毫无预警被赶出家园。本文说明事件来龙去脉,请加入连署声援,一起阻止迫迁。

第4页



那一天,推土机来了

强迫搬迁和拆除,正在摧毁奈及利亚成千上万人的人生。今年年初,拉哥斯省东巴迪亚社区就遭遇了如此厄运。第8页



狡猾的家伙

智利1973年政变后,弗洛德·尼尔森大使和军事独裁政权的高阶将领们共进晚餐,他同时悄悄地帮助异议人士逃往挪威。40年后,他和其中一名逃亡者重逢。第10页



重刑封口,伊朗大学噤声

伊朗政府正在扼杀大学校园的独立思想。请看本文了解详情,并为赛亚写信陈情,他被不公正的法院判刑10年。第12页



我是行动家:阿富汗革命之女

在本刊新开辟的专栏中,国际特赦组织阿富汗研究员分享她的故事,说明战争和痛失亲人的经验如何使她成为名人权斗士。

第13页



斯里兰卡:让真相说话

纽西兰的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说明他们为何向政府施压,要求斯里兰卡为侵犯人权负起责任。第14页



公民社会丧失呼吸空间

本文检视俄罗斯总统普丁上台后制定的6项法律,如何扼杀公民自由,从相约打雪仗到同志人权都遭到查禁。第16页



「想想看,被关在牢房里等候绞刑是什么滋味」

塞尔文·史崔强在格瑞那达的死囚牢房中被关了1,715天。一起了解他如何全心全力投入废除死刑的倡议,且加入我们的连署行动。

第20页

全球声援

你的一封信,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请根据我们提供的讯息采取行动,帮助这些面临人权侵犯的人。

第22页

其他内容

人权行事历、来自埃及的火线传真(第2-3页);好消息(第24页);2015千禧年发展计划结束后的下一步(第24页);国际特赦组织波兰分会启发年轻人成为人权行动者(第18页)

欢迎阅读 9/10 月号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人权行动是有感染力的,只要有一人提起勇气站出来,其他人就会受到鼓舞而跟进。

智利1973年9月11日爆发的政变,以及其后的酷刑、失踪、谋杀和压迫,震惊了全世界人民起来捍卫人权。

其中之一是一名挪威外交官,他利用职权将许多智利人悄悄送往安全国家,没有被虎视眈眈的军方发现。

40年后,我们安排他和一名曾受他帮助逃出独裁者皮诺契特黑狱的人重聚,这位前政治犯延续这份恩情,加入了国际特赦组织,为人权奋斗至今。他的感人故事详见第10页。

本期 WIRE 另一个焦点是非洲的强迫拆迁(第4-9页)。你可以协助阻止这个看不见的危机,首先从加入连署开始,请为濒临危险的人写一封信(第22-23页)改变他的人生,并且鼓励更多人一起采取行动。

线上阅读本刊或我们的 LIVEWIRE 部落格,网址: livewire.amnesty.org

取得WIRE

线上阅读或下载:
livewire.amnesty.org

订阅方式 (一年六期)

* 国际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35英镑 / 54美元 / 41欧元

* 国际中文版
Email: info@amnesty.tw
Tel: +86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币250元 / 港币75元
订阅一年份(一年六期含邮资):
新台币1,600元 / 港币700元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部
2013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ndex: NWS 21/001/2012, ISSN: 1472-443X

版权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请勿加以
翻印、储存于任何检索系统、或以任何
电子、机械、影印、录影等方式流传内容。

发行人:林昶佐
发行所: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5巷14号3楼
中华邮政台北杂字第1019号执照登记
为杂志交寄

Cover image: © Nikola Ivanovski



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从希腊列斯沃斯岛(Lesvos)向欧洲送出SOS求救信号,2013年7月。证词指出,希腊边防警察和海岸巡防队经常将试图由爱琴海和艾佛洛斯河(Evros)进入欧洲的难民与移民遣回。

请加入连署,要求停止将人们推回危及生命的处境中:
bit.ly/stop-pushbacks

人权行事历

关于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各区域的最新人权讯息

国际特赦组织

挪威分会： 让心跳继续跳动

挪威创作歌手Jarle Bernhoft以人类心跳频率录制了一段「大地节奏」，声援国际特赦组织的废除死刑运动。我们邀请大家让心跳继续跳动下去，直到死刑消失为止。你可以透过Vine或Instagram上传自己的音乐、舞蹈或短片。

详见网站: www.keeptthebeatalive.no 也可以在推特上分享: #keeptthebeatalive

给华文人权运动者的 网路新平台

我们全新的华文网站，呈现了有关我们在全球的运动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文章和部落格。即便网站被中国官方封锁，这仍是全球华文社群的重要人权资讯来源。

拜访网站: zh.amnesty.org

好好拆五步骤

国际特赦组织和另一个人权组织「目击者」(Witness)合作拍摄了一支讽刺短片，提醒各国政府在拆迁住户时有哪些事不能做。

9月23日以后，就可以上网观赏：
bit.ly/end-Fes 同时请阅读本期有关肯亚（第4页）和奈及利亚（第8页）强迫拆迁的深度报导和图片故事。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国际特赦组织，愈来愈多人发现我们国家的问题了。」

卢波·卡瓦尤娃 (Lubou Kavalyoua)，白俄罗斯，2013年6月。
在本刊3/4月号专题报导中，卢波曾告诉我们她的儿子乌拉德 (Ulad) 经不公平审判被处决的故事。



感谢你 世界因你而不同！

超级感谢近十万人参加我们的「罗姆人权，此时此地 (Human Rights Here, Roma Rights Now)」连署行动。我们很骄傲能在今年6月将连署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交给欧洲联盟负责司法、基本权利和公民政务的委员维维亚娜·雷丁 (Viviane Reding)。请愿书呼吁欧盟终结罗姆族在欧洲各地遭受普遍而系统性的歧视。

请参阅我们的部落格和影片：
bit.ly/Roma-thank-you

支持狮子山 拥有免费医疗

今年4月，我们向狮子山共和国总统递交了135国、超过11,000人的连署书，呼吁该国政府为免费医疗服务方案 (Free Health Care Initiative) 研拟法规架构，目的是透过提升问责性，以对抗贪腐和管理不佳的问题，确保妇女和女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赔偿。

阅读更多: bit.ly/FHCI-sierra-leone

世界人居日 2013年10月7日

到2030年，
将多出30亿人需要房子，
约占全球人口的40%。

这就表示，居住单位必须以
每天96,150个
或每小时4,000个
的速率增加，
且价格必须是一般人可负担的。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居署

声援Juan Almonte 行动周

Juan Almonte Herrera于2009年9月28日在多明尼加共和国失踪。4年过去了，他的家人仍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请加入我们的声援行动，以你住的城市为背景，拍一张你和Juan照片的合照，上传到Tumblr。我们会把你的照片加入9月28日在圣多明哥市的公开摄影展中。

详见：
<http://where-is-juan-almonte.tumblr.com>
并参考本刊第22页，采取进一步行动。

来函

希望WIRE
刊出你的意见或评论？
欢迎写信到:
yourwire@amnesty.org

火线传真

埃及性别平等的漫漫长路



行动者从开罗解放广场救出遭遇性侵的妇女，但政府当局坐视不管。
作者: 黛安娜·艾塔哈薇 (Diana Eltahawy)，国际特赦组织埃及研究员

当上百万人于今年6、7月占领埃及街头，许多妇女和女孩在开罗解放广场上以及附近地区遭到暴民性侵。

在政府当局袖手旁观时，「反性骚扰与性侵害行动」(Operation Anti-Sexual Harassment/Assault, OpAntiSH) 和另一个埃及反性骚扰组织「解放卫士」(Tahrir Bodyguard) 的行动者和志工，努力抢救被攻击的女性，他们的报案热线电话彻夜响个不停。

他们早有准备，因为这不是新鲜事。当事人证词描述出可怕却已司空见惯的情节，数十甚至上百名男性围住被害女性，撕碎她们的衣服和面罩，扯开她们的裤子拉链，触摸她们的胸臂，手上还拿着木棍、匕首和其他凶器。

6月30日，OpAntiSH报导了46件暴力性侵女案。第二天，又报导了17件，被害人从年长女性到7岁小女孩都有。后来我们确认，在6月30日到7月3日之间，总共有170件性攻击事件被揭露。

出手阻止攻击行为的人，则要冒着很大的危险，许多志工因此被打伤。据报导，有一名志工头部遭重击而脑震荡，另外有些人的伤口需要缝合。

今年稍早，总理迅速谴责类似的攻击行为，承诺将立法遏止。全国妇女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6月中交给总统和总理一份防制暴力对待妇女的法律草案，但至今草案仍没有动静。

行动胜于雄辩。3月，7名性侵幸存者向埃及检察机关提出控告，她们在2012年11月到2013年1月之间，在解放广场上示威时遭到攻击。然而，调查开始后就没了下文，没有人被起诉。

代理本案的律师告诉我们，检察官说这件案子「不是优先」，因为他手上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犯罪」需要调查。

如此消极的态度只会强化原已根深柢固的性别歧视，也会强化责备女性行为不检才会遭受性侵的观念。无论埃及的情势如何发展，争取性别平等的路途还非常遥远。

请看黛安娜的LIVEWIRE部落格: bit.ly/Egypt-assaults

「连家里的老鼠都惶惶不安」

肯亚的贫民窟有许多居民被无预警赶出家园，其他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本期WIRE探讨强迫拆迁发生的某些原因，并讨论我们可以如何施压阻止强迫拆迁的发生。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卡洛琳·艾伦 (Caroline Allan) 住在肯亚奈洛比的非正式住宅区（或贫民窟）「卡尔登城」(City Carton) 已经30年了。她自己搭建一座房屋，与5名子女和哥哥同住。她是一名裁缝师，为当地民众缝制衣物为生。

2013年5月10日清晨大约4点，一群手持铁撬、砍刀和铁锤的年轻人破门而入，将他们一家惊醒。「我就只能一直跑，」她后来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我哥哥当时正在生病，他们闯进来时，他跌倒在地，我扶他起来一起逃。我什么都来不及带走，连缝纫机都被他们放火烧了。」

两天之内，大约400户房屋被拆。许多居民事后对我们说，那些人不但拆房子，还抢劫、殴打居民。而周围约170名员警在监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还积极协助封锁现场、发射实弹和催泪瓦斯驱赶居民。

许多居民跑到亲友家暂时栖身，举目无亲的人只好转移阵地，在附近一条泥土路两旁，用捡来的竹竿、塑胶布和瓦楞纸板搭房子住下。这里没有厕所，也没有便宜的水源，而且一下雨就可能淹水。

卡洛琳和邻居们事先都没收到正式的拆迁通知，直到前一天晚上有耳语从酒吧开始传出来。

现在，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向政府争取权利、要求赔偿。

居住权是人权

肯亚宪法承认适足住房的权利，但奈洛比政府仍经常用强迫拆迁的方式整顿市区的土地。由于没有法律明文禁止，肯亚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可能遭遇和卡洛琳同样的命运。

若没有依照正当法律程序，拆迁就是「强迫进行」，也就构成人权侵犯。人权法规定应有保护的措施，包括实际谘询居民意见、寻求替代方案、事前发布适当通知等等。拆迁不应在夜间或天气恶劣时执行，而且不应造成任何人无家可归。

一名妇女坐在卡尔登市 (City Carton) 被拆除后的废墟中。肯亚首都奈洛比的这个贫民窟于2013年5月遭到强迫拆迁，原本住在这里的近400户人家顿时流离失所。

发展基础建设是造成强迫拆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深海」(Deep Sea) 是奈洛比另一个贫民窟，位于高级住宅区威斯特兰 (Westlands) 附近，住着大约12,000名居民，这个社区撑过好几次拆迁仍屹立不摇。

但「深海」正面临新的威胁，因为由欧盟赞助的一个交通网开发计划，名为「失落环节」(Missing Links)，将穿过「深海」，预计要拆迁当地居民约3,000人。

我们问一位当地居民担不担心，「担心？」他回答，「连我家里的老鼠都惶惶不安。如果我们没饭吃了，牠们也得饿肚子。」

但「深海」正准备反攻，来自奈洛比各大贫民窟的1,000名志愿者，组成了「迅速回应小组」(Rapid Response Team)，和国际特赦组织肯亚分会密切合作，反对强迫拆迁，并提供协助给受影响的居民（详见本刊第6页，卡茂的故事）。

声援信如雪片飞来

全世界的民众都在支持他们，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最近拜访奈洛比县长艾凡斯·基德罗博士 (Dr. Evans Kidero) 时，他说他的办公室收到好几千封抗议信和电子邮件。

这些信件都是响应国际特赦组织对「卡尔登城」发出的紧急救援 (Urgent Action) 而寄来的，我们相信，正因为这些信件给他的压力，基德罗县长才同意听取我们的意见。

基德罗博士说，他已派人去调查真相，为流离

贫民窟和强迫拆迁

- 超过十亿人居住在世界各地的非正式聚落或贫民窟。
-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城市，75% 的人口住在贫民窟。
- 到2025年，非洲的都市人口将超过农村。
- 强迫拆迁是对适足住房权的严重侵犯。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居署
失所的居民解决问题。我们将继续向他施压，要求兑现承诺。

终结强迫拆迁

国际特赦组织正在全球倡议终结强迫拆迁的运动，在肯亚，我们要求政府当局让「卡尔登城」中人权受到侵犯的居民都能申请赔偿，并且获得适当的替代住房。同时，我们要求当地政府和「深海」居民协商，避免侵犯人权的拆迁行为。

我们也和当地伙伴组织共同呼吁，要求新上任负责肯亚土地、住房及都市发展的部长查瑞蒂·恩吉卢 (Charity Ngilu) 尽速立法禁止强迫拆迁。

此外，10月7日「联合国世界人居日」(UN World Habitat Day) 当天，我们将提醒各国民政府，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适足的住房。我们将针对「卡尔登城」和「深海」发布最新研究报告，因为从这两个社区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肯亚和非洲各地的拆迁模式；详见本刊第8–9页，奈及利亚的图片故事。

立即行动
请帮助我们阻止肯亚的强迫拆迁。参加我们于9月23日启动的连署行动，参考我们的图片说明：
amnesty.org/endforcedevictions



「不让我们表示意见，他们才能得逞」

约翰·卡茂 (John Kamau, 上图) 在「深海」贫民窟经营一家小旅舍，育有6名子女。

「我加入村子里一个组织，叫做『迅速回应小组』(Rapid Response Team)，我们讨论该如何面对我们的房子被拆掉，这非常重要，因为奈洛比每个村子的居民都被迫要搬走。」

「我们不再被谣言吓跑，我们用手机互相联络，联合各个村子一起厘清真相，然后商量如何发动抗争。」

「一开始我们会发现有人边走边拍照，他们看来像在做调查，但他们既不会找村办公室，也没有

村里老人或村长陪同。因此我们推断，一定有什么事在秘密进行。」

「我们发觉，他们早已订好计划，不让我们表示意见，如此一来他们才能得逞。」

「如果『深海』被拆了，我们全家都会遭殃，我们无处可去，我的孩子们无法上学，他们会变坏，造成社会问题，甚至造成政府的麻烦。」

「我们觉得自己不被当人看待，而被当做畜牲。我希望政府当局依照宪法来制定政策，把我们当做肯亚公民来对待，在可以生活的好地段给我们房子住。」



团结同心

是什么原因，让非洲马利 (Mali) 的行动者挺身而出，为远在欧洲的罗姆族争取权利？

如果有人强迫你离开自己的房子，你会怎么办？「我会觉得被抛弃了！」一个年轻人看着我们的镜头回答说。

他受到国际特赦组织马利分会邀请，参与一支短片的拍摄，纪念4月6日的国际罗姆日。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者还与当地130多个团体合作，在马利首都巴马科 (Bamako) 举办一场大型活动。

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让大众关注欧盟各国罗姆人遭强迫拆迁的问题，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本地的行动者想要去捍卫千里之外一个陌生族群的权利？

原来，马利也有类似的问题，2012年初，马利北部爆发武装冲突，南部又发生政变。全国紧急状态一直到今年才解除。

「国际团结」是佛费纳·沙里夫 (Fofana Salif) 的答案，他是国际特赦组织马利分会的倡议与策划专员。「欧洲罗姆人的遭遇，和马利遭遇的很像，」他解释说。

「透过帮助罗姆人，本地的社区组织可能会开始关注我们自己周遭的类似议题。」

国际特赦组织马利分会成立于1991年，现今会员人数超过3,000人。从2011年以来，他们已经为罗姆人权办过3次大型公共集会。

「每次活动的参加者都超过2,000人，国内的电视新闻也来报导，」佛费纳说。当人们得知发生在罗姆人身上的事情，大家都感同身受，觉得必须声援他们。

「我们也培训新闻记者，让他们了解欧洲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敢相信，欧洲国家竟然会在学校里进行族群隔离。对于法国的大规模强迫拆迁，他们也感到难以置信。」

这样的做法得到广大回响，国际特赦组织马利分会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保护罗姆人权，就在此时此地」(Human Rights Here, Roma Rights Now) 行动收集到1,113个签名，和来自全世界的94,500个签名一起，于7月送交给欧盟委员维维亚娜·雷丁 (Viviane Reding)。

这样的行动也改变了马利：「我们得到总理回信，说他会研究马利国内的相关问题，」佛费纳说。「司法部长则发言鼓励大家，也鼓励罗姆人，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

「住房部长的代表也注意到，罗姆人遇到的问题也发生在马利，而且我们民间已为此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请观看马利分会的短片：bit.ly/Mali-solidarity

那一天推土机来了

「他们毁了我的人生，让我的世界天翻地覆。」

弗来德·奥冈彦米 (Friday Ogunyemi)

东巴迪亚 (Badia East) 居民永远忘不了推土机来的那一天。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位于奈及利亚拉哥斯省 (Lagos) 的社区中，居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和店铺化为瓦砾，他们连衣服和财物都来不及带走。

在这个非正式聚落—贫民窟中，至少有266间住房和店铺遭到拆迁，大约2,237户人家、9,000多人受到波及。此次拆除是为了一项住宅开发计划的进行，将来新建房屋的价格将超过被拆迁户所能负担。

大规模拆迁已对成千上万奈及利亚人民造成严重冲击，政府当局通常不会提供赔偿或替代住房。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奈及利亚停止一切大规模拆迁计划，直到政府立法禁止强迫拆迁为止。

立即行动

请上脸书了解行动详情与进展: facebook.com/ainigeria



保罗 (Paul) 的家在2月23日被拆迁时，他妻子腹中的三胞胎即将临盆。保罗说她太太被吓晕，导致早产。她被迫回娘家暂住，和4个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而且她的健康状况也不佳。保罗今年38岁，是个货车司机，现在每晚睡在桥下。「我有时去看望太太和孩子，但身上没钱，我觉得很丢脸。如果有钱，我会去租房子，因为孩子们都很想我。」他说。



上图：弗莱德·奥冈彦米 (Friday Ogunyemi) 的家被拆除后，住在帐篷里。「我和5岁女儿、3岁儿子一起被扫地出门。警察说，如果我们敢回去，他们会开枪打死我们。拆除之前，我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我自己盖的，另一间是父亲留给我的。我有一间公用厕所，房间可以分租给别人。我靠着房租养活孩子，让他们去上学。『他们毁了我的人生，让我的世界天翻地覆。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不是奈及利亚人。他们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现在他们却要让穷人活不下去。』」



下图：一名警员在执行拆除时向居民挥舞警棍。住户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说，全副武装的警察在一旁监视拆除过程，还打伤了几位抗议的居民。



左图：宾波·奥索贝 (Bimbo Osobe) 现年55岁，在2月23日失去了家园和生计，现在睡在路边的蚊帐里。她正为整个社区的损失争取赔偿。「根本没有事先通知。他们带着大锤子过来，旁边的警察全副武装。我本来有房子出租，还开了两间饮料店。你知道一个女人失去孩子会有多痛苦？那天发生的事对我就是如此。下雨时，我站起来等雨停，雨停后，我找热水或茶来喝。我把孩子们送走了，3个送到北方，一个送到阿格巴拉 (Agbara)。我不想让孩子和我一起担心受怕。」



怪手正在拆除东巴迪亚住户的房屋，2013年2月23日。

宾波·奥索贝和其他东巴迪亚居民向媒体说明诉求。他们正在拉哥斯省政府前示威抗议，2013年2月25日。

狡猾的家伙

1973年智利政变后，弗洛德·尼尔森 (Frode Nilsen) 大使和军事执政团的高阶将领们共进晚餐，同时悄悄协助异议人士偷渡到挪威。

作者：玛莉安娜·奥福森 / 菲利克斯媒体 (Marianne Alfsen/Felix Media)

挪威奥斯陆，2013年6月25日。时间似乎在这一刻静止了。将近40年前，这两个人的生命曾戏剧性地交错，如今他们终于重逢。67岁的维克多·霍玛札柏 (Victor Hormazabal) 轻轻握住弗洛德·尼尔森的手说：「当年，你救我逃出智利。」

当弗洛德知道面前的维克多，正是当年智利独裁者奥古斯图·皮诺契特将军靠政变上台后，受他自己协助逃出军方魔掌，因而避免遭刑求和处决的数百人之中的一位，这位高龄90岁的前外交官，几乎忍不住热泪盈眶。

看得出来，弗洛德因为记不起来维克多当年的情形，感到相当懊恼。过去，他曾以对每个帮助对象都了若指掌而闻名。

但维克多仍然清楚记得，弗洛德如何在每一个细节上出力，救了他一命。

智利，瓦尔迪维亚 (Valdivia)，1973年11月。「关于武器的事，你知道多少？」某人厉声质问。被矇住双眼的维克多，从声音认出面前的刑求者，就是一星期前首次审问他的一名中尉。中尉取出左轮手枪的6颗子弹放在桌上，再装回其中一颗，然后用枪抵住维克多的鼻子。

「枪都藏到哪里去了？」他追问。「我不知道。」维克多答。这名当时27岁的化学家，是社会党成员，也是当地医护人员工会的主席。对于有人计划

绑架军官家属，借以交换武器发动政变的事，他毫不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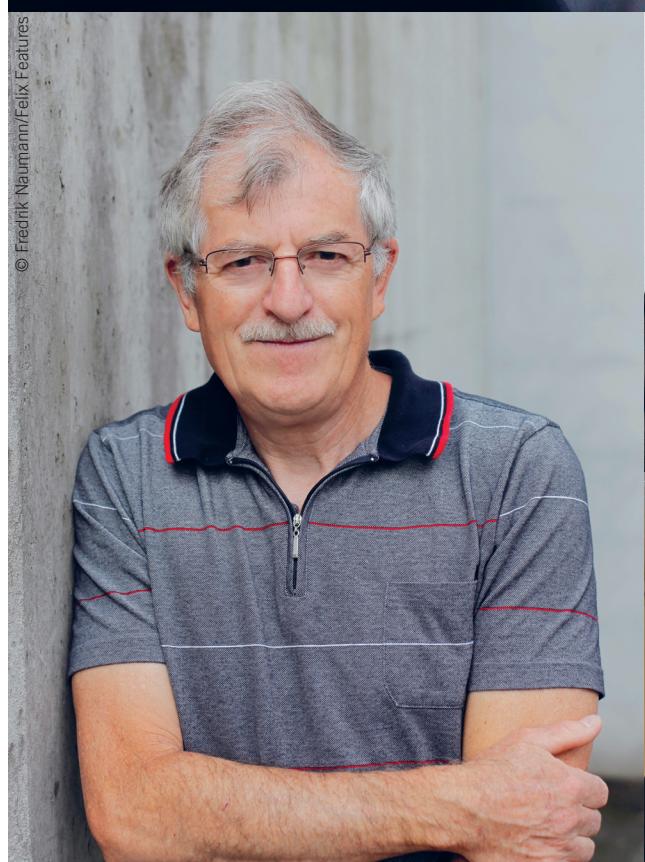
左轮扳机发出响声，依然没有子弹。「武器藏在哪里？」刑求者高声质问。「我真的不知道！」维克多回答。扳机又响，依然没有子弹。就这样，扳机连续响了4次之后，刑求者才突然停下来。

「一开始你会害怕，后来你心里只剩下求生意志，直到某个程度，你的身体可以承受任何打击。」维克多说。他的额头有块淡淡的疤痕，那是刑求者电击他时留下的记号。

挪威，奥斯陆，1973年9月。「智利人正在庆祝政变，就像挪威人庆祝1945年5月8日（结束纳粹占领）一样。」当时的挪威驻智利大使奥格斯特·弗莱谢 (August Fleischer) 在报告中写道。他松了一口气，因为首都圣地牙哥终于能买到暖气用油了。

挪威总理崔格夫·布拉泰里 (Trygve Bratteli) 却非常不以为然。当各国政府开门迎接难民时，弗莱谢竟然拒之门外，对工党政府来说，简直颜面尽失。

这时，经验老道的外交官弗洛德·尼尔森受命前往智利，担任专责处理政治庇护的特使，协助遭受政治迫害者。他曾在佛朗哥将军独裁期间派驻西班牙3年，不但精通西班牙文，也有协助异议人士的经验。



© Julio Etchart



© Fredrik Naumann/Felix Features

上：

前挪威驻智利大使弗洛德·尼尔森。

下左：维克多·霍玛札柏。

右：奥古斯图·皮诺契特将军，摄于1987年。

下右：这一刻，时间几乎静止。人生一度戏剧性交会的两人，久违近40年后再度重逢。弗洛德·尼尔森认出面前的维克多·霍玛札柏，正是在1970年代受他协助逃出皮诺契特政权的许多人之一。

桶里的脏水，吃下牢房角落里腐烂的面包，突然有个人自称可以让他从狱中被释放，这个弗洛德·尼尔森究竟是谁？

维克多的「朋友们」其实是奥斯陆的国际特赦组织第6小组，他们小组选择「认养」这位良心犯。瓦尔迪维亚大主教收到小组的一封信，请求他帮忙让维克多免于死刑。维克多焦急地等待了7个星期后，他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他也才终于可以安心入眠。

「我心里半信半疑，但我选择信任弗洛德，他看来是真心关切我的案件。」维克多回忆着。

当时他的出国许可连续两次被皮诺契特否决，后来，有人告诉维克多，当时的司法部长穆妮卡·马妲里雅加 (Mónica Madariaga) 把他的申请书塞在一叠文件中间，皮诺契特没仔细看就签字了。这名司法部长是皮诺契特的表亲，她日后起草了恶名昭彰的1978年《特赦法》(Amnesty Law)，至今仍保障许多军政府的支持者免于司法控诉。

弗洛德证实，穆妮卡·马妲里雅加曾是一个他最有力的朋友。「我想办法说服了她，请她帮助我。」他说。「国际特赦组织对我的支持非常重要，当我去进行谈判的时候，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使我更有说服力。」

1977年3月，维克多·霍玛札柏飞抵奥斯陆。他的口袋里有一张挪威友人的名单，其中之一就是住在奥斯陆的国际特赦组织「言恩 (Ljan) 小组」召集人卡尔·赫斯 (Carl Halse)。在他协助下，维克多得到挪威兽医学院 (Norwegian School of Veterinary Science) 的工作，直到最近退休。他至今仍是国际特赦组织挪威分会活跃的成员之一。

挪威，奥斯陆，1982年。维克多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信上说，蕾梦娜·奥朋诺兹·卡瑞尔 (Ramona Albornoz de Carril) 被释放了。蕾梦娜是他「认养」的阿根廷良心犯，他和当地的国际特赦组织小组已为她奔走多年，维克多觉得自己终于能够有所贡献，这种感觉真好。

圣

地牙哥监狱，1975年。「你在挪威有些朋友，吵着要我把你弄出国。」坐在维克多面前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对他说。「我在挪威没有半个朋友啊？」他暗自思忖，心情忐忑。在监狱里，他曾被迫喝下马

重刑封口 伊朗大学噤声

「大学代表人民的声音，所以他们想让大学封口，」一名伊朗学生最近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派驻土耳其的研究员。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被迫流亡国外逃避迫害，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故事反映出伊朗政府如何压制大学的独立思想和异议。

伊德·赛欧汀·纳巴威 (Sayed Ziaoddin Nabavi)，外号赛亚 (Zia)，是一名主修工程的大学生，他被伊朗政府判刑10年，正在服刑中。他的「罪行」在大多数国家并不违法，但像他这样被伊朗国家机器镇压逮捕的学生行动者，不在少数。

赛亚2009年6月被捕，因为他参加群众示威抗议选举不公。他在质讯时遭到殴打，又经过基本上根本不公平的审判，被判重刑。

在狱中，他写诗谈到法官。其中一行写道：「那莫须有的刑罚，由你降下我身...门外走过的，是正义与公道。」

「再无反抗空间」

针对大学校园的言论限制，自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oud Ahmadinejad) 2005年当选总统后即逐步紧缩。他的政府以日益严苛的规定，允许大学从政治或信仰因素将学生记过退学。

2009年，他在选举舞弊的争议声中当选连任，引发群众示威。安全部队在全国各地突袭大学校园和学生宿舍，杀害至少7名学生，被捕者不计其数。众多校园刊物和学生社团也遭查禁。

曾就读德黑兰大学的萨哈尔·瑞兹阿札德 (Sahar Rezazadeh) 总结到：「大学里已不再有任何反抗的空间。」



扼杀学术自由

政府当局还攻击某些意见「可疑」的学者。数十名学术工作者遭到大学解聘、强迫退休和恐吓。还有很多学者被逮捕起诉。

这个模式是在过去30年内逐渐发展出来的，数千计的学生无法获得大学录取或被退学，只因他们来自少数群体、参与社会运动或曾表达「不可容忍的观点」。

许多人受到迫害的原因是，政府当局坚决推动高等教育「伊斯兰化」。这项政策导致课程缩减、男女隔离、禁止女性学生选修特定科目、以及惩罚违反严格服装规定和行为规范的学生（尤其针对女性学生）。

屈打成招

许多学生被刑求，然后用含糊的罪名定罪，判以重刑。

艾桑·曼苏里 (Ehsan Mansouri) 是德黑兰埃米尔卡比尔大学 (Amir Kabir University) 的学生，2007年被捕后判刑22个月。他说自己被刑求13天，直到他「自愿认罪」为止。在法庭上，他曾尝试向法官申诉：

「我告诉他，我要控告情治人员，因为他们刑求我。他回答我，如果我继续扰乱法庭秩序，就会把我送去隔离监禁。」

贝哈瑞·海达亚特 (Behareh Hedayat) 是女权运动者，也是伊朗最大的全国性学生组织成员，



左页上：贝哈瑞·海达亚特，伊朗平等运动 (Campaign for Equality) 成员。

左页下：马吉德·塔瓦柯利。

上：赛亚·纳巴威。

被判10年徒刑，罪名包括「侮辱国家元首」和「串谋妨害国家安全」。

2012年4月，她在一封公开信中谈到被囚禁的痛苦：「你看着自己的生命在眼前点滴流逝。」

马吉德·塔瓦柯利 (Majid Tavakkoli)，2013年挪威学生和平奖得主，2009年12月时他在一场和平的校园集会上演讲，旋即被捕。第二天，一家官方媒体刊出他身穿女装的照片，显然是企图丑化他。

为了抗议官方这种做法，大约450名男性网友将自己穿戴女性头巾的自拍照上传网路，其中一些人还手持「我们都是马吉德」的标语（网址：bit.ly/We-Are-Majid）。马吉德后来被判刑9年，并且禁止出国旅行和继续学业。

在新学期开始前夕，我们呼吁伊朗新政府保护学生和学者的权利，并且追究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责任。

阿富汗 革命之女

荷里亚·莫沙迪克 (Horia Mosadiq) 是国际特赦组织的阿富汗研究员，在最近一个以「阿富汗女性在英国」为主题的摄影展中成为主角。在本文中，她回述自己因战争和失去亲人而立志成为人权行动者的心路历程。

1 973年7月政变不久后，我出生在阿富汗的合拉特 (Herat)。我父亲曾在共党政权之前的阿富汗政府担任过省长，他称我为「我的革命之女」。

我记得我妈妈常穿着迷你裙，带我们去看电影。我姑姑是大学生，一个人坐巴士来回喀布尔和合拉特。每到星期五，我们全家都一起出去野餐。

1978年的「沙尔革命」(Saur revolution) 开启了阿富汗的悲惨年代。我们躲在地下室仍能听见外面的枪声。共产党把我哥哥抓去关，还两度找我爸爸麻烦。

1982年，我的家庭陷入困境。学校被攻击、老师被射杀身亡、学生被毒化。我爸常说他的某个朋友又「失踪」了，实际上那些人不是被杀，就是逃出国了，恐惧无所不在，我父亲感到特别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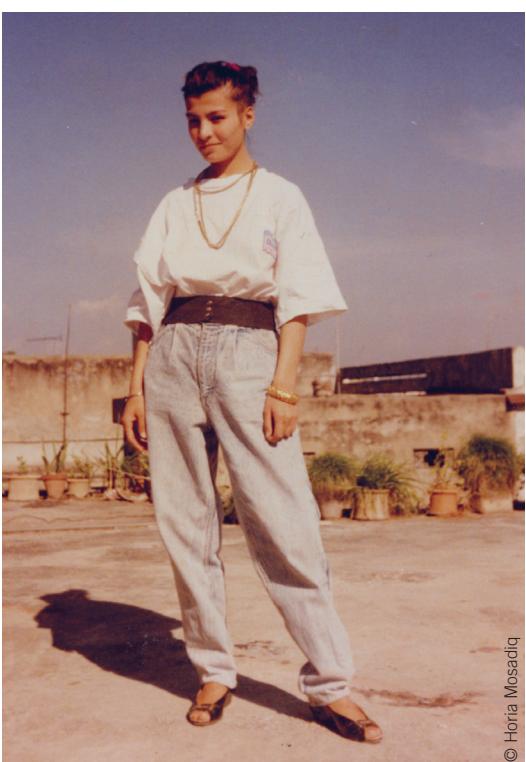
我9岁时，全家搬到喀布尔，但父亲却在罹癌中过世。我们从此家道中落，我哥16岁被迫从军，大哥则逃往国外。

我勉强完成中学学业，到喀布尔大学主修新闻学，但内战在1992年爆发了。大学校园成为战场，不同的伊斯兰圣战派系为争夺权力互相交战，朝平民开火。我们家被火箭弹击中，我的小弟因此身亡，当时任何人都随时可能无故被杀。

我结婚后生下女儿，然后搬到巴基斯坦，找到一份报导阿富汗新闻的记者工作。2002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我们回到喀布尔，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塔利班走了，但人民依旧活在恐惧之中。

国际特赦组织当时刚成立喀布尔办公室，我应征成为工作人员。2008年，国际特赦组织聘请我到伦敦担任阿富汗研究员，于是我们夫妇带着3个孩子搬到这里。

我希望去国际刑事法庭工作，要求他们考虑对阿富汗的战争犯行展开调查，追究1978年以来历届政权侵犯人权的责任。只要那些侵犯者继续掌权，阿富汗就不可能真正改变。



上图：荷里亚摄于伊朗德黑兰，她去探望当时以难民身份住在那里姐姐，1991年。

本文节录自「如果我能发声」(If I can be a voice) 摄影展，由英国阿富汗妇女协会 (British Afghan Women's Society) 和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主办。详见：britishafghanwomen.org

斯里兰卡 让真相说话

当斯里兰卡正准备主办大英国协领袖高峰会，全世界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也在施压，要求各国政府呼吁斯里兰卡为过去和现在的人权侵犯负起责任。在本文中，国际特赦组织纽西兰分会的行动者将说明，此事对他们何以如此重要。

路易莎·帕蕾瑞特 (Louisa Palairet) 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安全地坐在纽西兰豪克斯湾 (Hawke's Bay) 的家里，为某人发出声援，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自从1978年，她加入当地国际特赦组织小组以来，这件事早已成为她的习惯。今年，她的小组认领了普拉纪斯·艾克那利哥达 (Prageeth Ekneligoda) 的案件，这位经常批评政府的记者自2010年1月24日失踪至今。

「他的太太桑娣雅 (Sandya) 实在很有勇气。」路易莎说。「我们可以声援她，还有世界各地许多其他人，而不会给自己招来危险。」

像斯里兰卡人权纪录这么糟的国家，竟能获选主办11月的大英国协高峰会，实在让路易莎很生气，但路易莎相信，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传达自己的诉求。

「国际特赦组织应该视之为一个好机会，可以突显人权议题，站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她说。

「我们应该尽力纠缠纽西兰政府，叫他们向斯里兰卡政府施压，说出真相。」

死里逃生

尼露芭·乔治 (Nirupa George) 和家人1983年离开斯里兰卡时，她才4岁。他们逃脱了一场大屠



豪克斯湾区的国际特赦组织会员路易莎·帕蕾瑞特和东尼·强森 (Tony Johnson) 正在研究斯里兰卡记者普拉纪斯·艾克那利哥达的失踪案件。

「我们会不停写信给斯里兰卡有关当局，要求他们重视普拉纪斯的遭遇，直到我们得到诚恳的答覆。」

路易莎·帕蕾瑞特

致函女王

国际特赦组织的老会员理查·葛林 (Richard Green) 则是因为今年6月在奥克兰看过卡伦·麦可

杀，大屠杀不但夺走数百名坦米尔人的生命，并且引发了该国的长期内战。「我们很幸运逃出来，而且活到现在。」尼露芭说。

她现在住在纽西兰的奥克兰市，担任难民律师已经两年，但仍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情势。

「我们必须维持斯里兰卡议题的讨论热度。一旦大众不再关注，这个议题马上就会不见。」

而眼前的迫切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大英国协高峰会，她强烈认为这场会议不该选在斯里兰卡举行，因为那里的人权灾难从过去一直延续到今天。

「各国政府同意在那里召开大会，代表他们愿意对不断发生的人祸睁一眼闭一眼。」她说。

「各国政府必须表明立场，否则如此这般大家都会认为人权侵害、战争罪行、危害人类罪行都是可以容忍的，加害者不必负责。」

这个论点得到奥克兰一名大学生拉华·艾德哈农 (Rahwa Adhanom) 的共鸣，她来自衣索比亚裔家庭，1998年全家由苏丹逃到纽西兰。「如果我们坐视这么盛大的活动，竟让一个过去无视人权侵犯、至今仍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政府来主办，这将是对人权的莫大伤害。」她说。

瑞 (Callum Macrae) 导演的《停火区 (No Fire Zone)》之后，才决定投入这项行动。这部影片纪录了斯里兰卡内战末期的残酷迫害，令他感到义愤，于是马上提笔写信。

「我过去就听说斯里兰卡发生严重暴行，」他说，「但故意攻击平民和医院实在太恐怖了，任何涉及这种迫害行为的领袖，绝不能放过他。」

在他的信中，理查鼓励所有领袖——包括大英国协的元首，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看看这部纪录片，并且要求对冲突双方的罪行展开彻底、公正的国际调查。

他也鼓励所有人一起来，写信给自身所在地的政治领袖，让他们了解关注此事的重要性。

人类共性

希马莉·麦金尼斯 (Himali McInnes) 刚满一岁就离开了斯里兰卡。过去20年她定居纽西兰，但



理查·葛林和太太珍奈特·米勒 (Jeanette Miller)，在2012年国际特赦组织纽西兰分会的年度大会上，获颁芮穆拉 (Remuera) 地区国际特赦组织小组的和平鸽奖 (Dove Award)，表彰他们对于人权工作的卓越贡献。

「看这部影片让我十分震惊，回家后心情仍无法平复，我觉得必须立刻写信给选区的国会议员，和我们所有政党的政治领袖，我也写了信给女王。」

理查·葛林



拉华·艾德哈农在奥克兰为国际特赦组织的连署行动收集众人的签名，2012年。

「如果让斯里兰卡主办大英国协会议，将令这次历史性的高峰会蒙上污点。」

尼露芭·乔治

定期回到斯里兰卡，当内战进入残暴尾声时，她在当地为联合国工作。

她最关注的问题是，斯里兰卡的坦米尔人无法享有和占多数的僧伽罗人一样平等的权利。「坦米尔人生活在斯里兰卡已经两千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斯里兰卡人。」她说。「我曾在斯里兰卡东北部工作，亲眼目睹许多坦米尔平民的苦难。」她又说。「我经常受到人类共性的触动——事实是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正如这里许多行动者告诉我们的，希马莉对于斯里兰卡有个明确的愿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说斯里兰卡『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权都得到保障、都能自由地公开表达意见、都有权利投票选举领导人、而且都能期待政府的透明和公正，那就太棒了！」

只要各国领袖能采取共同立场，敦促斯里兰卡彻底清理它过往极力掩盖的真相，这次大英国协的会议，就是推动斯里兰卡朝向未来迈进的契机。



尼露芭·乔治 (左二) 和位于纽西兰奥克兰的水黄皮 (Poonga) 坦米尔社区教育中心教师群合影。

「国际社会必须仗义执言，否则将会送出一个讯号，那就是你可以侵犯人权然后安然无恙地离开。」

拉华·艾德哈农

俄罗斯：公民社会丧失呼吸空间



佛拉迪米尔·普丁
(Vladimir Putin) 2012年3月再度当选总统，曾引发民间抗议浪潮。此后，国会不断推出钳制公民自由的法律，被讥为「疯狂印表机」。本文检视其中6项法律，看这些法律如何扼杀人民集会和表达心声的自由。

向打雪仗说再见

俄罗斯本来就有过于严苛的公集会法，该法于2012年6月进行修订。这是过去一年俄罗斯公民自由遭受一连串打击的开端。新法大幅提高罚则上限，示威者最高会被罚款9,600美元。政府当局还增列一项新罪名：「大批群众同时聚集以及（或）在公共场所集体移动」。

有人马上运用创意嘲讽这条法律，向政府申请举办「庆生会」。但即便该法荒谬绝伦，圣彼得堡警方仍毫不手软地依法驱散了一群打雪仗的年轻人，以及某次相约街头打枕头仗的快闪活动。

恐同法制化

普丁总统今年6月批准的另一项新法，被国际特赦组织形容为「恐同(homophobic)法案」。该法禁止个人或团体「对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或宣传「传统及非传统性关系的价值平权」。

任何人，包括外国人在内，若违反这项法律，将可被处以最高3,000美元的罚金。外国公民可能被捕并驱逐出境。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人(LGBTI)的歧视、骚扰和攻击，最近在俄罗斯逐渐蔓延，LGBTI运动者的和平示威却遭警方驱散。今年7月，4名荷兰人在拍摄同性恋者的访谈时，遭警方依据该法短暂拘留。

非政府组织是「外国代理人」？

2012年7月通过的一条法律规定，非政府组织(NGO)凡是得到国外经费补助或参与定义含糊的「政治活动」，就必须在登记名称之前加冠「外国代理人」(foreignagents)字样，这无异将捍卫人权的组织和个人污名化，NGO若不向政府注册，不仅会面临巨额罚款，组织也会被解散，负责人也可能遭到监禁。

恣意解释的叛国与间谍罪

将非政府组织标注为「外国代理人」的抹黑手段还有加强版，2012年11月修订的反叛国与间谍法，大幅放宽叛国的定义，让政府当局可以恣意诠释。人权组织很可能被控以这些罪名，因为包括普丁总统本人在内的俄罗斯高官，已一再指责俄罗斯人权组织在为外国政府的利益服务。

「亵渎罪」与暴动小猫

2012年3月，女性主义乐团「暴动小猫」(Pussy Riot)的3名成员在莫斯科一间教堂表演抗议歌曲后，以「基于宗教仇恨的流氓行为」罪名被捕。8月17日，她们被判监禁两年。

在俄罗斯，有5万人上网连署声援她们。但警方公布的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民众认为暴动小猫的表演是侮辱圣殿的流氓行为。

但国际法的规定却很清楚：言论自由保障和平地自我表意，即使被认为是冒犯或不雅的言论也一样受到保障。

为了回应暴动小猫事件，并且吓阻其他人模仿，国会在2012年9月提案，将「侮辱宗教信仰和情感，诋毁宗教圣物、礼拜场所和宗教权利」列为刑事犯罪。2013年6月，该法制定通过。

被这条法律迫害的第一人，可能也会是艺术家。来自西伯利亚的阿尔腾·洛斯古托夫(Artem Loskutov)，画了一幅圣母和圣子戴上暴动小猫彩色蒙面帽的图画。如果他被控告定罪，不但会被罚很多钱，还可能坐牢。

立即行动

今年10月7日是俄罗斯冬季奥运圣火传递的开始，也是普丁总统的生日。请和我们一起利用这个时机，签名连署要求他废除这些压迫性的法律，还给俄罗斯人民呼吸空间。详见网站：bit.ly/room-to-breathe

通往小革命的 坎坷路

安娜·库利考斯卡(Anna Kulikowska)告诉本刊，国际特赦组织波兰分会如何经过不眠不休的争辩，找到全新方式来启发年轻世代投身人权运动。

我们在2010年启动「人类尊严教育(E4HD)」专案的时候，其实半信半疑。我们的宗旨非常简单：提升年轻人的人权意识，鼓励他们对抗导致贫穷的人权侵害。

然而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工具来执行这个专案：参与式方法。这听起来很棒，但有点难以理解，也和我们过去进行人权教育专案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一开始我们满怀疑惑，经常互相争辩，一起熬夜度过了许多夜晚。这一切就好像叫我们「离开大马路，改走泥泞的道路」一样。我们得退一大步，回到教育的根本，抛开我们使用已久的学习惯和教材，从各别的人生经验重新开始。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人类尊严教育专案

- 与年轻人对话，探讨人权侵犯如何将人们推向贫穷，而我们要如何透过行动和对人权的尊重，帮助减少贫穷。
- 运用参与式方法进行人权教育，因为参与式方法具有切身性、永续性和适性的特质。
- 基本教材：3本人权教育手册（下载网址：goo.gl/EtHQ5）和一个互动学习网站：www.RespectMyRights.org
- 迄今已由国际特赦组织推广到波兰、斯洛维尼亚、义大利、布吉那法索、迦纳、肯亚、马来西亚、摩洛哥、尼泊尔、菲律宾、狮子山共和国、南非和辛巴威。
- 迄今已培训5,155名年轻讲师，共计35,537名年轻人参与培训活动。

欲了解详情或参与更多，请写信到：hre@amnesty.org

搭桥

我们工作的重心是问问题，寻找共同语言来引导年轻人讨论贫穷议题。我们重新修改所有的教材，并且透过焦点团体访谈，了解不同国家年轻人对尊严、贫穷与人权的想法。

当我们开始到各地举办培训课程，我们不再使用一成不变的课程和教材。我们让参与者的经验、知识和参与来带领我们，我们不再自居为训练者或老师，而是引导者(facilitators)，在全球北方与南方的不同人类经验之间「搭桥」。

随着参与式方法的经验累积，我们越来越了解这种作法的成效。「感谢这个工作坊让我了解到，如果我想改善别人的生活，我就必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关键在于，一切都必须从自己做起。」15岁的学生娜塔莉亚(Natalia)说。

玛图丝(Mateusz)是一名29岁的老师，他告诉我们：「这种新方法让我对自己的培训课程重拾热情，我又想回学校去教书了。」

这项专案的重要工作，是发展一个线上平台：RespectMyRights.org。这个平台受到社群媒体的启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让全世界的年轻人可以互相连结、学习并采取行动。

互相启发的伙伴

建立专案的伙伴团队很重要，一开始，我们和国际特赦组织南非分会和狮子山分会的同仁密切合作，非洲之旅让我们有机会检视参与式方法是否能适用在全球不同文化里。

举例而言，我们看到他们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讨论贫民窟的各种实际的贫穷议题，例如孩子取得教育的权利。这些戏剧表演企图呈现如何以人权为本来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这类戏剧演出的确能够鼓舞民众以行动改变自己的环境，我们也大受启发。

一个小革命

3年来，这个专案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波兰有74所学校将这个专案纳入课程，在校内进行了542次培训，共有20,012位年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上：学生们高举双手象征屋顶，抗议非洲的强迫拆迁，波兰，2012年3月。

左：人权教育戏剧工作坊，狮子山，自由城，2011年。

右：波兰学生手持「教育是人权／人权＝减少贫穷」标语，出席「全球教育周」活动，2012年11月。



轻人参加，训练出792名能够执行同侪培训的「种子」，并且举办了224次宣导活动。

我们最大的成就是确定参与式方法可以用来促进国际特赦组织波兰分会的整体发展。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包括行动、规划和评估都采用这种方式。

回顾这一路，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一开始那段坎坷的路途是值得的，因为这种强调参与的观点，使我们做任何事都获得革新的改造。

穿越死亡线 「想想看，被关 在牢房里等候绞刑 是什么滋味」

塞尔文·史崔强 (Selwyn Strachan) 在格瑞纳达死刑牢房中度过了1,715个日子，终于在2009年获释，结束26年的牢狱生涯。他向本刊述说这段经历如何让他下定决心，为废除格瑞纳达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死刑制度奉献余生。

你为何反对死刑？

死刑可能夺走无辜的生命，事实上也曾经如此。

我从1986到1991年，一直被关在格瑞纳达的里奇蒙山监狱 (Richmond Hill Prison) 等待处决。

1986年12月，我被判定犯下11件杀人案，和其他13人一起被宣判死刑，我们都是前任政府和军方的官员。国际特赦组织说我们的审判「明显在基础上不公平」，当时我们的罪名是唯一死刑，上诉在1991年7月12日被驳回，死刑定谳。

我在死刑名单上待了1,715天，但最后31天是最折磨的。7月12日判决后的72小时之内，监狱当局开始准备绞刑架，绞刑架离我们的牢房不远。想想看，被关在牢房里等候绞刑是什么滋味？你甚至可以听到工人忙着组合绞刑架，不断发出铿锵锵的声音。

最后几天，消息传来说我们中间有5个人已被列为第一波行刑名单，那5人中的一位来到我的牢房

话别，我还清楚记得自己跟他说：「别放弃！即使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我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相信会有人介入阻止我们被处决。

经过跨国界的声援，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格瑞纳达国内和国外团体的努力，我们终于得到减刑，由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即使格瑞纳达的法律上并没有这种刑罚。

对你而言，新成立的反死刑网络「大加勒比海支持生命联盟」(Greater Caribbean for Life) 有何意义？

联盟在艰困的环境中做得很不错，别忘了，在这个区域，所有英语系国家都还保有死刑制度。更何况全世界有27%的凶杀案发生在这里，即使我们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8.5%。

这个网络 (facebook.com/GCFLife)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分享推动废除死刑的资讯和

观点。网络里面有一些坚定的废除死刑运动者，我非常敬佩他们，例如波多黎各反死刑组织的卡梅洛·坎帕斯·克鲁兹 (Camelo Campus Cruz)、千里达与多贝哥天主教社会正义委员会的莉拉·兰汀 (Leela Ramdeen)。

你认为格瑞纳达的死刑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我们似乎停滞不前，虽然我国持续35年没有执行死刑，已算是实务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投票赞成联合国呼吁暂停执行死刑的决议案，这是自我矛盾的做法。

我们法律上已经没有唯一死刑（指当触犯某些罪名，如谋杀，依法只能判处死刑，不论具体情况如何都不能减轻其刑）。所以，格瑞纳达已经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基础，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志，或是说我们的倡议行动还得法。



你要如何改变人们对于死刑的想法？

我一直努力尝试接触媒体。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社会大众仍然强烈支持死刑，因为我们在教育层面的工作还没有开展，这是关键。另外一个问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成熟。

然而，我相信潮流正在缓缓改变。过去十年来，法院已经做出一些重大判决，包括牙买加的普莱特与摩根案 (Pratt and Morgan case)，和圣露西亚的休斯与史班斯案 (Hughes & Spence case)。这两个案件已使死刑受到限制，虽然还没法将它废除，不过我们已经朝正确方向迈出步伐。

国际特赦组织过去对你的声援，以及现在的废除死刑运动，对你的人生和行动理念有何影响？

国际特赦组织给我的支持是无比重要的，我总共被关了26年，其中将近5年都在随时可能被处决的名单上。

国际特赦组织从未放弃为我争取免除死刑，国际特赦组织呼吁政府释放我，以及其他被判死刑的同案受刑人，因为我们受到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审判，而被监禁了许多年。国际特赦组织努力不懈挽救我的生命，是促使我今天投身废除死刑运动的重要因素。

你有什么话想告诉死刑犯们？还有全世界反对死刑的行动者们？

是，我想说的很简单。还在死囚名单上的人们，你们要保持信心，不要放弃希望，世界反死刑联盟 (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www.worldcoalition.org) 正在努力挽救你的生命。

而全世界反对死刑的行动者们，请继续这项非常重要而需要勇气的工作。只要你继续为之牺牲奉献，必将为这个伟大目标带来实质而有意义的贡献。终结犯罪，不终结生命！

加勒比海英语系国家的死刑现况

加勒比海地区的所有英语系国家都还在法律上保有死刑：包括安地卡及巴布达、巴哈马、巴贝多、贝里斯、多明尼加、盖亚那、格瑞那达、牙买加、圣露西亚、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那丁、千里达及托巴哥。

死刑主要用于故意杀人罪，以绞刑方式执行。叛国罪和恐怖主义罪在某些国家也可以判处死刑。

格瑞那达自从1978年以来未曾执行死刑，被列为实务上废除死刑的国家。

故意杀人罪在巴贝多和千里达及托巴哥都只能判处死刑（即唯一死刑），叛国罪在巴贝多也是。

加勒比海地区最近一次执行死刑是在2008年，查尔斯·拉普雷斯 (Charles Laplace) 在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被处以绞刑。

立即行动

10月10日是世界反死刑日，请上网参与连署：
www.amnesty.org/en/death-penal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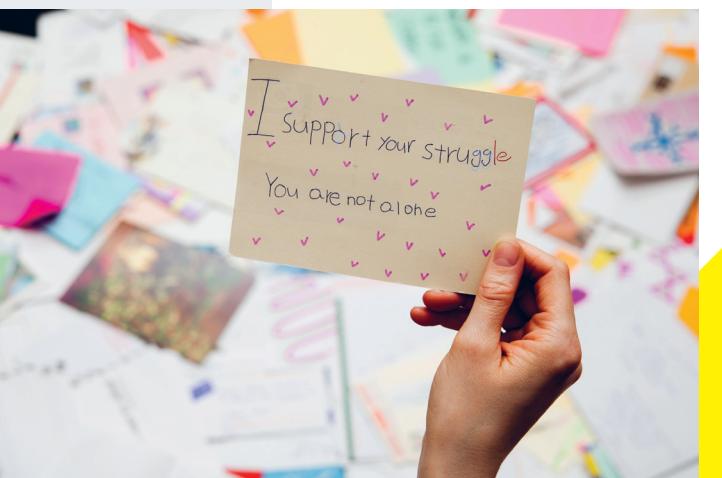
全球声援

采取行动救援
面临危险的人

国际特赦组织为面临危险或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发布「全球声援」，
每一个声援案件都包含你表达支持或诉求时所需要的一切资讯。

为人权而写 2013年12月

玛莉安·罗斐兹 (Miriam López) 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遭到墨西哥军人刑求，还在等待正义。苏达妮·艾琪布卡 (Sultani Acibucu) 奶奶则因为



白俄罗斯 PAVEL SELYUN

被判死刑

Pavel Selyun现年23岁，被控于2012年8月杀死妻子及其外遇男友，而在6月12日被白俄罗斯格罗德诺 (Hrodna) 区域法院判处死刑。他的律师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预定于2013年9月17日开庭审理，他现在被关在首都明斯克 (Minsk) 的死刑犯看守所。

Pavel Selyun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学生，没有前科纪录，他曾说自己是因嫉妒导致情绪失控，才犯下杀人罪。

白俄罗斯是欧洲最后一个仍然执行死刑的国家，2012年，该国处决至少3人。据国际特赦组织所知，2013年至今又增加了3件死刑判决。死囚一直要等到即将执行处决之前才会被告知，执行方式是由背后对头部开枪，必要时只射击一枪。家属通常在处决完成后才得到通知，遗体不会交还给家属，而是埋葬在秘密地点，这使家属心情更难平复。

请写信给白俄罗斯总统 Alyaksandr Lukashenka，可用白俄语、俄语、英语或您的母语，要求他给予Pavel Selyun以及国内所有死刑定谳的囚犯减刑，并呼吁他立刻暂停执行死刑。

信件请寄：



© Private

President Alyaksandr Lukashenka
Administratsia Prezidenta Respublik Belarus
ul.Karla Markska, 38
Minsk 220016
Belarus

Fax: +375 17 226 06 10 / +375 17 222 38 72
Email: contact@president.gov.by
称谓：总统阁下

斯里兰卡 RAGIHAR MANOHARAN

还被杀害学生一个公道

20岁的Ragihar Manoharan是2006年1月2日在亭可马里 (Trincomalee) 惨遭斯里兰卡安全部队杀害的5名坦米尔 (Tamil) 学生之一（常被称为「亭可五子」，“the Trinco Five”）。

这些学生在海边聊天时，有人从一辆机动人力车上向他们投掷一枚手榴弹，导致至少3人被炸伤。10到15名制服警员突然出现，据信他们是警方反恐特勤队 (Special Task Force, STF) 的突击队员。警员将受伤的学生抬上吉普车，用步枪枪托殴打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扔在路边，而目击者看见警察在路边开枪把他们打死。

安全部队起初说他们是被手榴弹当场炸死的，然而，验尸发现他们被近距离开枪，其中3人头部中弹。

虽然最近的报导指出有12名特勤队警员因涉嫌杀害这些学生而被捕，但这并不保证案件能得到有意义的调查。相同的12名警员也曾在2006年被捕，但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可能原因是证据不足，被捕警员中显然没有高阶警官，但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如果要彻底追究「亭可五子」谋杀案的责任，只要有充分的证据，任何涉嫌下令杀害学生的警官，无论阶级多高，都应该接受司法审判。

请写信给斯里兰卡总统，呼吁他确保 Ragihar Manoharan和其他4名学生被杀



© Private

**的案件能得到独立而有效的调查，并将该负
责任者绳之以法。并且提醒总统，Ragihar
Manoharan的父母有权知道他们的儿子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

信件请寄：

President Mahinda Rajapaksa
Presidential Secretariat
Colombo 1
Sri Lanka

Fax: 0094 11 244 6657
Email: prsec@presidentoffice.lk / lalith @icta.lk
称谓：总统阁下

衣索比亚 HUMAN RIGHTS COUNCIL (HRCO)

人权工作受阻

Human Rights Council (人权委员会，简称HRCO) 是衣索比亚最老牌的人权非政府组织，但自从2009年政府制定压制性的法律后，工作一直受到严重阻碍。

HRCO成立于1991年，除监测和记录人权侵犯外，也从事倡导和人权教育工作。

2009年1月，政府通过《慈善团体与社团令》(Charities and Societies Proclamation, CSP)。该法显然针对公民社会，对人权团体的业务、行政和经费加诸不必要的限制，包括规定这类团体的国外捐款不得超过总收入的10%，这对人权团体造成莫大的影响。

由于这部新法，HRCO的银行账户于2009年12月遭到冻结，使该团体平白损失约美金566,000元，被迫关闭12个办事处中的9个，失去50多名工作人员。

根据CSP规定，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不得占全部预算的30%，但照政府的解释，记录人权侵害案件、提供免费法律扶助、倡导和其他基本活动都可以算是行政成本。

该法之下，还设立了一个「慈善团体与社团署」(Charities and Societies Agency)，对非政府组织事务享有广泛的裁量权。该署有权力强制非政府组织揭露



© Private

资讯，包括人权侵犯受害人和目击者的证词在内，而这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

衣索比亚政府当局多年来一直对HRCO的工作充满敌意，该组织工作人员经常遭到骚扰、威胁、攻击和逮捕。

请写信给衣索比亚总理，要求立即解冻人权委员会 (Human Rights Council) 的银行帐户，并且修改《慈善团体与社团令》(Charities and Societies Proclamation)，删除对人权非政府组织的限制规定。

信件请寄：

Prime Minister Hailemariam Desalegn
P.O. Box 1031
Addis Ababa
Ethiopia
Fax: +251 11 155 20 20 / +251 11 551 4300 / +251 11 551 1244
称谓：总理阁下

伊拉克 AHMAD 'AMR 'ABD AL-QADIR MUHAMMAD

刑求后被判处死刑

Ahmad 'Amr 'Abd al-Qadir Muhammad是生于伊拉克的巴勒斯坦人，2006年7月21日在巴格达被捕后，他被拘留并禁止与外界联系长达一年多。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取得的讯息，他遭刑求取得自白，承认参加武装团体并策划炸弹攻击。2011年5月17日，法院依2005年《反恐怖主义法》(2005 Anti-Terrorism Law) 将他判处死刑。

Ahmad 'Amr 'Abd al-Qadir Muhammad的辩护律师曾说，目击者和警员们的证词前后矛盾。法官在判决书中提到：他在法庭上推翻认罪的「自白」，而且2008年8月经法医研究机构检查后发现他身上带有伤痕。

然而，法官在做出死刑判决时，没有将他的撤回「自白」采纳为证据，反而认定「自白」是可信的，因为这个「自白」出现的时间点比他在庭上的发言更接近犯罪发生时间。至于他自称遭到刑求的部分，据知从未得到充分和独立的调查。

Ahmad 'Amr 'Abd al-Qadir Muhammad就死刑判决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他现在被关在巴格达正义营区 (Camp Justice) 的死囚牢房中。



请写信给 Jalal Talabani 总统，要求他立即对 Ahmad 'Amr 'Abd al-Qadir Muhammad 的死刑判决予以减刑。并呼吁对于他指控警方刑求一事，尽速由独立机关进行彻底调查，将应负责任者绳之以法。也呼吁有关当局，以符合公平审判国际标准的程序，对 Ahmad 'Amr 'Abd al-Qadir Muhammad 的案件进行重审，并且不要动用死刑。

信件请寄：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Iraq
Jalal Talabani
Convention Centre (Qasr al-Ma'aridh)
Baghdad, Iraq
Email: info@pmo.iq
称谓：总统阁下

多明尼加共和国 JUAN ALMONTE HERRERA

命运仍未卜

2009年9月28日，多明尼加人权委员会成员Juan Almonte Herrera在圣多明哥遭4名武装男子绑架。据报导，目击者指认这些武装人员是警方反绑架部门的员警。

当法院10月初下令将Juan Almonte 释放时，警方却否认拘留他，并且宣称他是逃犯，因在多国东北部城市纳瓜 (Nagua) 犯下绑架案而被通缉中。

2009年10月，圣地牙哥一辆汽车中发现两具焦尸。经Juan Almonte的姐姐指认，其中一具是他的遗体。然而，有关当局告诉家属，DNA检验结果并不相符。

4年来，Juan Almonte的家人和律师苦寻不得真相，现已将该案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虽然他们坚决追求正义，为他的失踪案3度向国内司法当局提出申诉，却迟迟得不到官方任何回应，使Juan Almonte被通缉的纳瓜绑架案中同案另两名嫌犯于2009年10月10日死于警方拘留所。

请写信要求政府当局公布Juan Almonte Herrera的下落。如果他仍在拘押中，请呼吁立即释放他，或依法定的刑事罪名将他起诉。否则，有关当局应对Juan Almonte Herrera遭强迫失踪的案件进行彻底、公正和独立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使应负责者接受法律制裁。

请写信给多明尼加共和国检察总长：



Francisco Domínguez Brito
Procurador General
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Ave. Jiménez Moya esq. Juan Ventura Simón, Palacio de Justicia, Centro de los Heroes, Constanza, Maimón y Estero Hondo,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Fax: +1 809-532-2584
Email: info@pgr.gob.do
称谓：检察总长阁下



人人有权享 受光明未来

我们期待在这个世纪让贫穷走入历史，联合国的千禧年发展目标即将在2015年到期，当全世界正在讨论如何重新设定新的目标时，本文带你认识一名巴西小女孩的人生如何因千禧年发展目标而有改变的可能。

公元2000年，一名女婴诞生在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我们创造了这个假想的角色来说一个故事，但她的经历可以反映出全世界千千万万个孩子的实际生活。让我们给她起一个名字：玛莉亚。

当玛莉亚在一间破旧的医院被母亲初次抱在怀里时，世界各国领袖正在联合国举杯庆祝，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各国同意制定一套「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目的是改善贫民的生活，包括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也是要帮助像玛莉亚和她母亲萝莎这样的人。

萝莎15岁时怀有身孕，孩子的父亲是她的初恋男友约翰，他们没有接

受过太多关于避孕的知识，也不好意思多问。

他们很幸运，宝宝玛莉亚和妈妈萝莎在怀孕和生产的过程中都很健康。那一年在巴西，每1,000名孕妇中就大约有80人会在妊娠期间死亡。

孤独的社会边缘人

回到她们在贫民窟的家后，玛莉亚被家人、邻居和朋友环绕，萝莎上班时，就把玛莉亚送去免费的托儿所，那里通常有足够的食物，所以玛莉亚不致于像其他许多同龄宝宝一样营养不良。

但当她们家遭到强迫拆迁以后，玛莉亚的小小世界突然天崩地裂了。

为了盖新的道路，他们在推土机把她们家夷为平地的前几个小时，才收到政府通知，害得她们只能匆忙收拾细软逃离家园。

从那时候开始，玛莉亚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常常觉得口渴，因为她们永远找不到足够而干净的自来水可以饮用，他们和亲戚朋友失散，常常感到寂寞。

后来玛莉亚上了小学，和大部分

巴西学童一样，她很喜欢学习，但因为搬家的关系她很难一直留在同间学校，每次搬家她就要重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她很讨厌如此。她觉得自己总是脏兮兮的，因为她没办法天天洗澡，常常因此被同学欺负，有时候萝莎也没有钱帮玛莉亚买制服和文具。

巴西的最低工资从玛莉亚出生以来已经提高了一倍，但食物的价格涨得更快，萝莎必须辛苦工作养家，因为约翰已经离开了她们。

如今，玛莉亚快13岁了，她开始交男朋友，也很想找个工作。萝莎坚持玛莉亚必须完成学业，未来才有希望脱离贫穷。她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机会更大了，因为这时候巴西15到17岁人口的就学率已大幅提高到将近5成，在1992年时只有18%。

性命和前途堪虞

萝莎也很担心玛莉亚无法对自己的身体有自由选择权，上百万像她一样的女孩子仍然得不到任何性方面的知识。许多女孩在非自愿的状况下怀

一名少女走过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曼古恩荷斯 (Manguinhos)。

孕，因为她们缺乏避孕的资讯管道或遭遇性暴力，而以不安全的方式进行人工流产又使她们面临生命危险。

现在巴西正在研拟新的法律，规定不论成年或未成年女性进行人工流产，以及为他们执行手术的医疗人员，都要背负刑责。如果国会通过这项法律，年轻女性的生命和前途都将受到威胁。

享有光明未来的权利

作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巴西现在常被国际视为成功典范。巴西的经济发展确实很成功，但社会仍然极不平等，千禧年发展目标通过已近13年，但像玛莉亚这样的女孩——尤其大部分非洲裔的女孩们，仍然身陷全世界最弱势的群体。

巴西已经加入某些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有义务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享有适足住房、用水、粮食、教育和健康的权利，但一般人至今仍不知道该如何争取公平待遇。

同时，由于巴西尚未批准国际申诉机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当巴西人民的权利受到政府侵犯时，也无法请求联合国伸张正义。

从现在开始，直到2015年下一次世界领袖高峰会之前，我们都将持续施压，要求「后2015年发展议程」(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和新的千禧年发展目标必须以人权为核心。

惟有靠我们大家的努力，才能提醒世界领袖不要忘记：像玛莉亚这样的孩子们，有权享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立即行动

请和当地的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联络，了解你的政府有何相关作为，并请上网了解最新行动讯息：
www.facebook.com/demanddignityglobal

好消息 新进展



© Private

San salvador, 20 de Junio del 2013

Amis amigas de la colectiva y demas amigas y amigos:

Quiero darles las gracias xque siempre me han estado dando apoyo y sin ustedes creen que no hubiera aguardo al estar en el hospital. Tambien darles las gracias por todas las acciones que hicieron por mi vida. Esta situacion asido muy dificil sin su apoyo no lo hubiera podido lograr.

Esporo que mi ejemplo servira para que otras mujeres no pasen por lo que yo sufrí.

Y estoy muy contenta porque ya voy a estar con mi hijo y con mi familia. Bueno esto es todo lo que les quería decir y con estas palabras de agrado/mi despedida.

Atentamente.

Beatriz.

© Private

碧翠丝

以下是碧翠丝写给所有支持者的信：

萨尔瓦多，2013年6月10日

我要向女性主义者连线 (Colectivo Feminista) 和所有其他朋友致谢，感谢你们在这一路上支持着我，如果没有你们，我想我不可能在医院里撑下来。我也要感谢你们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所采取的种种行动。

我的状况非常艰困，如果没有你们支持，我不可能度过难关。我希望我的例子能让其他女性不再遭受和我一样的痛苦。

我现在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能够和我儿子以及所有亲人们团聚。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话，我以这些感恩的话搁笔于此。

祝一切安好，

碧翠丝

「永远别忘记：
每个人都有
他的价值。」

弗洛德. 尼尔森 (Frode Nilsen) ,
前挪威驻智利大使, 曾在1970年
代帮助数百人逃出皮诺契特政权
的残暴统治。[详见第10页。](#)

